



恥菴集
利

書

共
中

~ 16
2340
3



門邊
2340
卷4-3

恥菴集卷之五目錄

書

答閔大受

答閔持叔

維重
廷夔

與李一卿

答李雲舉

翔

與李仲羽

翮

與李季羽

翊

與李美叔

秀彥
禱

與李厦卿



與權致道 尚夏

答李汝九 箕洪

恥菴集卷之五目錄



恥菴集卷之五

書

答閔大受 乙卯

卽拜台復慰浣何量第見示意知於去就之際煞有從容斟酌不以便決退歸為快幸甚幸甚迂愚於此畧有悃悞不得不布惟執事者察焉今日之事論者以為無復可為此誠然矣然 聖上冲年英明邁出百王設有浸潤之入而亦有一言可格之理時論雖震蕩而姑無權奸擅翕張之勢者君子於此安可必於無為而決去乎况明公姑未見可據必退之端既

耶菴集 卷五
以閱禮自列以至三四而未得準請反承 眷重責
勉之旨顧吾之進退有所關係則安能靠此一節以
爲權輿乎抑念 聖旨之所以然者有以燭乎朝著
之不靖慮其未梢無以收拾猶欲間引士類以爲調
濟之地不於此機僨勉一出仰體 聖意啓沃 睿
聰隱然扶護士林以冀萬分之一則時移事失不可
復追更於何時盡吾之心拯世之患乎以愚管見竊
謂雖當此時如使持心極其平正是非各得其當不
屑屑於小節不色形於異同包含有容優遊不迫惟
以積其誠意保合彼此以共濟國事爲務庶幾救得

一半焉有如此而人心不服者哉但在朝諸公無可
恃賴者明公亦將必退則其勢無復調停可濟之望
而必至於激成也無疑然則不特重爲 聖上之憂
亦將無以爲國非徒惠及士林亦將無以救師友必
至之奇阨仁人君子何忍恣然於斯而不思所以效
其力哉况如明公受恩 三朝位躋正卿有爲國盡
瘁之義無見亂可去之道者其所致力當復如何哉
又有一說近日紛挐其於邪正是非姑置不論以究
極其原而言之則只是爲激惱二字所做出來此粟
谷之所戒乎牛溪而從前鄙慮之偶得億中者也今

明公三疏自列 聖旨愈勤而終不一瞻 天顏以
陳忠懇則是慮其激而反從而激之真所謂以火濟
火適足以取悔矣嘗觀我國士類自古未免於禍者
多是不明進退之幾而徒激清議無容人之量馴致
於此要其成就只能殺身而徒增 國家之累畢竟
何益哉不然含垢藏疾聖人言之東京節義朱子論
之乎抑人臣之事幼主事體自別明公豈思不及乎
此也如使補導失宜以不世出之 聖資無以養其
德而興善治則豈不爲千古之恨也耶夫嫉惡太嚴
不若使人改過慮患徒切不若思其止患故古之君

子責已而不責人當危而必圖安於此可審其取舍
之分矣不審明公以爲如何竊見台書有不敢徑歸
勢將畢陳私義之語蹶然而起亟作此書以浼台聽
以其意切不暇審擇語無倫序殊以爲愧然區區之
意以爲義理無以易此茲不得不言以俟裁擇如以
爲不可反以教之愚當畢陳其說以終請誨也不宜
意有未盡謹書易遯卦程傳一段呈似幸覽其如
何蓋嘗思之朱子以爲漢末無着手處唐之僖昭
猶有可爲聖賢心事如此故龜山當蔡京亂政之
日被其引薦而不以爲嫌朱子於侂冑擅柄之時

以疎遠之臣猶欲封章極言以冀主悟不徒以此爲心又以此勉人其意可見矣今日諸人不思有所扶拯皆欲引去若人人如此則國家之憂士林之患誰復濟之耶此不可不深自理會者也

答閔大受

丁巳

昨者來使薄暮傳致下翰旋即告歸未及修敬拜復愧悵難喻伏惟即日台候動止萬福俯詢變禮兩段弟踈於禮家而重違台教畧陳鄙見未知於台意如何又呈別紙一道此非愚賤之言乃是聖賢之遺旨也幸台兄勿以人而廢言加意理會如何學者之談

義理如農者之語桑麻蓋有欲罷而不能已者非強襲而取之也竊想門下固已得之矣不宣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拯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須考之爲佳

右朱子與蔡西山書一段近嘗閱之偶有深會於平日之見茲以錄呈夫聖人之道雖高且大而其

實不過就日用人事之間隨時行夫是當而已大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日用人事無不畢具
而亦無適而非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若無隨時變
化之道雖聖人之道固有窮而不行矣是以朱子
論處世之道以爲當循常守正而顧其間屈伸變
化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因引易以曉之其
旨深矣且夫不爲已甚者其亦本諸論語所謂仲
尼不爲已甚者與夫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二
句之遺意乎噫由前之說則是誠爲世道之權輿
而吾黨之所當汲汲理會者也由後之說則實今

日敗証之所由繫聖賢之言豈欺我哉幸台兄於
易中抄出論此等處如朱子之勉西山者爲他日
面講如何弟亦隨力抄得一兩段以更消詳也區
區所以言此豈獨爲台兄一身計哉國家之安危
成敗斯道之盛衰隆廢所係甚大竊望猛着精彩
以爲真切受用之地也

與閔大受

戊午

獻歲發春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聞叅判夫人又至
捐世不勝驚怛之至其諸孤遭此荐禍尤何以支保
耶向者兒子之還伏承再度台翰感戢不自量又見

憂時深切而辭意紆餘與今日諸人徒知憤世怒目切齒者氣像不侔明公之所養深厚和平於此可見令人三復感歎不能已也竊念愚於明公嘗有一二質其所疑者而久未果矣今敢因書畧布惟左右者察之往在庚戌大侵之時明公上念 聖主宵旰之憂下愍生靈塗炭之急幡然一起盡瘁王室之濂於是時每嘗竊歎明公孤忠壯節遇事不避真足以並駕乎古之蓋臣而無愧矣曾於得御之日竊聽之下風則頗有悔意於前日之出愚雖其時未能畢請其說而於心竊有惑焉尋常理會尙未曉其果何謂也

若以爲志在恬退必遂素定則明公本以喬木舊家世受 國恩起自妙齡踐躋正卿位尊祿厚德流子孫又爲 聖上之所眷重則雖在平時不可以一身之樂忘天下之憂而况當時患難誠國家危急之秋其於分義但當思報國之不暇豈人臣乞退之時乎不然朱子之赴南康也何以爲荒政單車就道若將不及而每以分義之不可廢者旣以自譬又以勉人非止一二耶且夫朱子位卑責輕其爲賑政不過拯了一方之民也偏藩之飢未足爲天下之深患也猶且如此若如明公身都將相任重責大其所措置實

係舉國之民命也八路大侵生靈殄滅顛覆之憂決於呼吸之頃則以此揆彼不啻相懸竊恐分義之責又有大於朱子之所言如之何其可去也未知明公之意果出於此否也不然而或以爲曾被物論有難強冒則又有不然者其時雖有人言自上終無示譴之事明公自引之章至上七八而聖主之別諭愈勤愈切夫事有輕重時有可否不可以小廢大以常處變設有可嫌固不可拘此不徇國家之大患而况畢竟無可嫌者乎嘗見朱子告於陳丞相曰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

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而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跡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權貴之爲患也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以此推之向使諸公無譴罰之可嫌而遭國勢之阽危君心注眷恩命不替則其出而陳力不俟駕而行其理明矣未知明公之意其亦出此否也如皆不然於此二者之外又有精義至理非愚昧所測者則切乞剖鑿開示以發蒙蔽亦一事也凡諸理義苟有未安不可以既往而不爲講明以進致知之功况此義有煞關係者乎愚又以

取者集 卷五
爲所引韓富事非但取譬於此實見其然明公乙卯
去國之時愚之所嘗奉勉者與夫今日之義亦是一
串來歷也不審明公復以爲如何竊聞明公近讀朱
書節要以明公之聰明英達苟能沉潛溫繹久而不
移則將有日進之功所謂大規模嚴心法未必不於
吾身親見之豈騰於口舌懸加揣摩者之所可跂及
哉恨未能執冊踵門以質所疑也但節要爲書爲初
學設故所取比諸全書多約未備夫朱子答問之書
正與論語一般楊龜山所云論語七篇皆切要者正
謂此也蓋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

日用行事之間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則聖賢之千
言萬語何莫非道之所在也以此觀之學者須先讀
全書以極其博而叅以節要致曲於下功之法庶或
可矣常欲以此質諸尤丈而未能矣若明公轉爲詢
叩以示之則幸甚幸甚曾聞尤草兩丈交道大傷非
出於浪傳深以爲訝始知明公以書伴告得兩解之
然則吾道之幸也兩丈書幸賜謄示是望嘗竊歎世
衰道微友道之廢闕尤甚如世俗利勢之交固不足
道吾黨之士多不理會責善輔仁之義務爲諂諛容
悅以相徇習俗相襲浸成痼弊苟於其間一有直道

相處箴規爲職講論之間不爲苟同者則便作一般
異事互加譏斥往往作爲訕謗容易棄絕古人所謂
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則止者果如是耶愚雖無似深
切病之曾於年前著朋友說一篇欲爲自警之資茲
寫一通仰浼台聽如有疵瑕幸乞批示念向在東峽
猥舉朱子所跋黃仲本朋友說以啓講明之端而偶
未蒙省記茲又謄納以備參考蓋黃仲本朋友說恨
不得見而觀朱子所論極乎天理人倫之至大有所
感發于中者不覺言之及此非以明公於此有所歉
焉而欲效諷切之義顧明公以清名重德爲士類之

所尊仰則知其弊而救正之實是明公之責也明公
其亦留意則世道幸甚抑之濂之無似獲私於門下
蓋有年矣嘗仰矚明公正以處已謙以應物愛人之
德受善之量求之當世鮮有倫比如之濂之狷狹粗
淺心誠悅服欲效其萬一而未能者也然第於酬酢
言論之間例多宛轉回護不喜別白是非是爲含糊
牢籠應俗避諷之計則可矣若準之以窮格事物之
理以進誠正修身之學者則不亦背馳之遠乎觀古
之聖賢其於論人論事必須窮極到底未嘗愛惜人
情者豈有他哉蓋夫天下無二道只有箇是與非而

已是非不白則義理隱晦而道不明道不明則人之所以爲學者固無所循蹈以爲則其於身心日用之間所自謂公正者未必不出於私意之充而不自知也雖欲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真得所謂本心之正不亦難乎是以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朱子曰嘗觀聖賢論議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因辨詆呂正獻父子之學不遺餘力而又曰若猶未免於習俗之弊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則是孔子不當論臧

文仲之不仁不知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可也又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吾人分上只論得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暇言也孟子朱子之究論極言以詔後學者如此其切則其旨蓋可見矣此皆近世學者深痼之弊故忘其僭越之罪並此縷縷冒陳恭俟裁擇或有不當竊乞明賜鐫誨不憚反覆不勝祈懇石潭日記聞有索還之教敢此完納第初擬求得精本對較刊正其於誤字預下點記而尙未就今只爲漉汙字畫不勝悚歎竊觀此書之旨正如鑑明衡平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弊

觀夫近來士大夫只知尊先生之道收先生之書而於先生之心則未之或得故考其言論事業則只是一任已見未有彷彿近似者不如是豈致今日之紛紛乎每見此書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目今士論無不掖腕於世道揚眉奮袂於氷炭之勢而之濂之愚每以君臣朋友之說爲門下眷眷其迂可笑而其志亦可悲也然非門下何以發此切須俯諒此意勿以示人也舊疾猶夫癘狀而自經去夏一番作劇耳目稍利心胸煩亂之症亦似畧消未知命物者處分將如何也山居靜僻絕無過從稍便看書近覺此等意

思愈益分明而無與告語信筆罄竭至此如蒙恕其狂妄而察其衷曲則不勝爲幸

與閔大受

天時冰至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區區慕用之至向者東郊邂逅信是奇幸而各緣忙擾未得穩承疑誨反切悵惘久而不能去懷也之濂每以私事牽迫強此難強撼頓道路歸卽大病近復僅尋生意奈何奈何自來海庄值連歲大侵反不如峽裏白地卽今時事危凜又若此而偃偃乎歧路莫知稅駕何所固知吾人一飲啄有不由自己者亦是智慮短淺見近小昧

遠大而然愧屈愧屈抑嘗聞之學者之業在乎講討義理朋友之道主乎責善補仁徒知處已處人一以此道不察愚戇之言多觸忌諱卽今馴致謗訕四至至於尹子仁責以不顧人情事勢朴和叔戒以停罷講論此皆憂我而然也第以愚之所聞有不然者此若施之於時輩氷炭之間則然矣於吾黨之士亦有所忌諱則大不可何者粟谷先生曰爲國而使士言遜豈不危哉然則爲士而使朋友言遜其可乎哉昔朱夫子與陳君舉書曰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得失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與聖賢做

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

也

朱子於李延平亦不諱其偏處
詳載語類退溪會引而告人

以此觀之雖在前

輩不得不論處亦當言之况在朋友之講習乎朱子又與劉子澄書曰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噫斯言也信盡出今日事也這箇道理明白若此諸友之責如彼者必有其故理宜自反不審台兄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千萬幸甚濂癘病之外添得一膏肓丹丘山水寤寐不念明春定遂往尋之計但邊憂若此東西南北又未可知也

乾魚一尾伴書此海氓之禮也笑領如何三宰台座未及別修敬非久兒子似當入峽從俟致候耳

與閔大受

庚甲

恭聞 明命延拜進秉國勻朝野欣賴孰不陶鎔伏惟明公以正大之氣好善之量早負一世之重望聖心之簡卜輿情之所係夫豈徒然哉况當國勢阡危生靈塗炭之日明公之所以得此於上下者如是則當世之責明公焉得以辭之哉然進退之間務加慎重竊想裁量審察已有成筭也第曾奉承台教往者辭疏中所引尹洙一欵有不得不再陳之意此固

然矣然今日事體自想懸絕夫拔自投竄之中置之廊廟之上際遇之盛迥出常倫位躋調元身係安危所以復君以德先格其心積以誠意納約自牖使天下之事馴致乎莫不一歸於正者是其責任則豈可視一諫官之去就以爲法哉不審明公以爲如何之濂自聞明公登進輔相喜而不寐思欲少效其愚以贊大業者豈有量哉蓋竊嘗聞之朱子之與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

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億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

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信乎聖賢之言豈非至當不易之定論乎雖使之濂竭意畢慮無以彷彿其萬一茲敢舉誦於下執事明公誠能復加察焉以朱子之所以望陳公者自任則豈非一國之幸也之濂於此又有請焉蓋嘗奉聆台教與國家同休戚之義炳然如丹誠可敬服第以鄙見與其致身於危亡之日曷若鞠躬盡瘁戮力王室講究扶顛濟屯之策克成尊主庇民之功自免於見危授命之爲愈乎朱子曰忠臣效節無益於國其微意可見矣濂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其於吉凶取舍之義不啻較然矣

不審明公何去何就何舍何取哉伏惟明公反之於心度其長短則其於取舍之分庶有擇矣惟明公留意焉敢因修慶罄竭其愚無任悚仄

與閔大受

國運不幸 坤殿昇遐臣民普恫曷有其極伏惟窮臘勻候萬重秋間抵洛時幸蒙台駕臨教而病思愔憤未能仰陳一二而歸此心耿耿尙未已也蓋以愚昧無似當明公之首膺大拜也畧陳輔治之道勉之以大業者正以明公好善之德誠有過人者夫苟好善則士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可以集衆人之善

爲一已之善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是已以此從政何往而不濟乎今乃大有不然者明公秉勻半歲未嘗延納賢士以詢治道急講先務以濟斯民顧其訏謨不論乎事務之末供給只在乎文簿之間忠勞慈惠雖見其惻怛而經世宰物未及乎遠大是以上可以格正君心下可以拯濟斯民中可以鎮士大夫之浮議者未見有卓然可著之効以愚忖之人心之陷溺猶前也名器之混淆猶前也綱紀之頽廢猶前也生民之塗炭猶前也至於今日上天威怒荐降災孽禍亂之萌伏於冥冥之中而泄泄然莫之知救

也此誠危急存亡之機決於呼吸俯仰之間者也未知明公何以善其後也以此觀之明公好善之德猶有所未至者而蓋非愚之所以始望於執事者也夫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者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筋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與夫應事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者必有待於衆賓之助焉是以其求之不得不急取之不得不博夫以周公之聖而有吐哺握髮之勤武侯之明而有勤問闕失之美此所以德業之崇功烈之盛爲能臻乎彼者矣幸

明公汲汲然勉力於斯而亟圖之庶乎猶足以追補而慰天下之望矣况方今 聖明在上倚明公爲治尤老又以元臣入朝明公得上下之交者如彼其專則其可謂非有爲之秋耶夫賢者在位惠澤及於生民正士入朝奸邪自然屏跡舉措得宜而民莫敢不服此必然之理也有其事而無其効者自古及今未之聞也明公自有深謀遠慮可以扶顛濟屯轉危爲安隱然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者而愚未之知耶然則固無事乎言矣不然雖以之濂之不敏嘗用力於古人之學亦已久矣其於天下之義理古今之治

亂庶幾不至全昧以如此之規模量今日之時勢則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捄其一半言念及此不覺痛心疾首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嘗觀朱子與趙子直書曰先儒解詭詭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像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踈遠鄙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敢爲門下誦之者蓋以古人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竊有望焉耳朱子將武侯傳一段書與趙帥愚竊妄效別書一本以備採照其

不以陳腐而却之否庸闇踈透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至於遭譖取笑而未能遽已又聞明公近以賤名復玷薦目大非廢疾所敢安者而區區所懷終不容默然亦惟察其願忠之志而寬其忿分之誅也自峽還圻病情倍劇經冬危厲近始粗回茲布悃幅而精神昏憤語無倫序無任悚仄

與閔大受

昨與和叔相見於江外聞持台謂我爲近於畏禍未知指何事也而以迹觀之有近似者以義理言之有不然者請畧陳之張南軒曰君子固不畏禍亦不入

取者集
於亂見孟子避越寇章惟義所在豈必以得禍為快哉昔夫子往見陽貨微服過宋又曰人之不仁嫉之已甚亂也又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易睽之象有見惡人無咎之義至若程子被蘇孔之誣編管涪陵而未嘗言及奸邪害正之事於邢恕亦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朱子與季通送別蕭寺也無一言及時事通宵只講叅同契而已趙子直之竄一不通書問之又作記文以與人而還推其書引杜預推書見譏之事而曰非特畏禍道理當如此也此等事皆聖賢畏禍而然耶東漢氣節非不可尚而郭泰以不為危言覈論終免於

禍且於黨事無所預焉而後世以明哲保身稱之是亦謂畏禍耶蓋必有所以也濂本欲與朋友講論義理而已不知其他茲以畧言如此似涉分踈極可笑也已未秋玄石委往見驪陽於嘉興因論先生受謗之事驪陽因玄石之言而答之以此云

與閔大受 壬戌

伏惟即日台候萬福之濂病滯閱月末由躬候今當出郊後期杳然不可無一語而別茲畧陳之竊以為今之國事比如人有大病自五臟六腑至於一毛一髮無不受傷其危急之勢正在呼吸之頃固非俗方常藥所能康濟必須得用神丹妙劑庶幾救其一半

取者集
所謂神丹妙劑非聖賢之法不可當也說命曰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孟子曰有仁聲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信斯言也豈非治道
之指南乎是以程子曰明有危亂之憂救之當以王
道若指一政之得失陳一事之利害徒爲小補不足
以救當世之弊正謂此也區區於此不堪私憂過計
不自揆度至於應 上封章畎畝之分止於此矣此
外更何所致力哉目今世道漸喪天災畢臻不待知
者而皆謂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舉朝袖手置之無
可奈何之地今日之責誰復當之愚嘗聞之古語曰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之濂之受明公之知
遇者旣厚且久而學識淺短誠信不孚未能竭其底
蘊以贊鴻業之萬一愧負實多而抑明公之尊主庇
民扶顛濟危者亦將日邁月遠茫然無可模擬則大
非平日所望於明公者而後世青史之譏明公恐未
得免焉此所以愚之日夕耿耿不能念懷於門下者
也之濂癯狀枯落神精頓喪益覺萬緣都灰餘日無
多自此雖欲更進狂瞽之說何可得也言念于此不
任愴恨茲奉一書畧申衷曲而臨行忙率語不知裁
幸下加矜恕眩憤不宣

與閔大受 甲子

伏惟即日台候萬福之濂有鄙悃不得不仰布者茲
敢畧陳焉目今天災孔慘八路同然秋氣已凜稼事
斷望民憂國計漠無所恃當此時也田野匹夫猶不
知措身之所况居廟堂之上者其所憂悴庸有極耶
愚請言之夫自古天灾有不由人事而致之者耶然
則今日人事之失蓋亦明矣抑夫民以食為天君以
民為天自古有民食盡人心散而能為國者耶然則
今日難保之勢亦可灼知矣然則救之之術當出於
何策耶觀夫自古治亂存亡有不由於人才之得失

者耶然則救時之策以得人善其道為本而已此千
古不易之定論也但今之一種議論大畧相同直曰
無術可救噫是何言也未知說者之於天下之理誠
無所不窮而言之耶以愚所聞先儒謂無不可為之
時朱子謂漢之桓靈不可為唐之文昭猶可為蓋桓
靈主昏而閹豎執國命文昭受制家奴而主猶不至
於昏也然此克類至義之盡而言者也今則 聖明
在上多士効力只是因常襲舊馴致委靡法久弊生
無所不病而然矣人苦不思爾術何窮哉 昔少康以
一旅而恢
復衛文公復國於敗亡之
後果在於人術非窮也 今乃不稽乎古並與千古

聖賢之訓而弁髦之不詢于今使一時忠言嘉謨而
 杜廢之謂之無術則吾未信其可也今之論者又曰
 世無人才噫是何言也未知說者之於一時人才果
 能盡得畢試而言之耶以吾所聞程朱以為天生一
 代人才自足了一世事歷觀今古興亡之際何嘗有
 乏人而亡者耶正由於不用而亡耳故人之言曰衰
 亂之世人才尤多信然矣大抵言之秦楚之人才皆
 為漢用隋之人才皆為唐
 用蓋可見矣蓋治世之人才名實相副衰世之人才名實
 相背其故何也以其取之有公私邪正之分故也王以
循股浩負天下重望而卒以償事可見矣今之取人口只取虛名不究其實

用之無驗故疑以無才是失用人之道也非無才之
 罪也今乃安於自是厭於求益既不依古人舉賢之
 規又不行試可乃已之道而謂之無人才則吾未信
 其可也今之論者以為財用已匱無策可賑此又不
 然泛而觀之凶歲連仍積蓄已盡見在之穀不足經
 用誠似然矣若以古人省費節財之道裁之則亦足
 以有濟矣夫我國田結之稅山澤之利入於公者甚
 些入於私者反多蓋盡罷諸宮家各司之屯田及收
 聚魚鹽雜色之利摠歸於公用則財用尚可支吾矣
 又其賑民之政則一依古制損益變通悉心周恤則

取者集 卷三
何患不濟今乃不會總會一國之財用均量而節縮之只舉歲入常數之見定者以爲無策可施可乎今之論者以爲飢饉之患止於國內生民其他別無可憂此又不然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必然之理也方今在朝則士大夫西南分黨只任一半此固古昔之所未有而一半之中又爲分裂自相攻擊不念國事之如何惟恐已私之不遂在野則生民塗炭飢寒迫身且苦密法失所流離怨上思亂絕理悖常無所不至然則其爲自侮自伐孰甚焉內而盜賊之爲患外而夷狄之乘釁安保其

必無也關防無固兵甲無食而謂之無憂可乎嗚呼夫四說者不破則國家無可爲之勢矣有可爲而諉之於無可爲履危亂而不知懼其亦殆哉其亦殆哉人雖可欺天不可欺以至災患疊臻國勢汲汲焉可誣乎明公何不一言以析之思有以一切反乎此而脫然率之以聖賢之道以經所謂好問樂取舍已從人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顏子所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子思所謂擇善而固執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反之於身行之於政乎聖賢之道無往而不利雖不中亦不遠矣夫如是則爲國之術

取者身
用入之道與夫濟民防患無不舉在其中如日不然者聖賢千言萬語只欺了後世可無不可有焉有是理哉竊矚門下守忠貞之節有遵道之誠當板蕩存亡之秋受輔弼扶顛之任非徒以一身繫安危之重人亦以四方之責歸之其所以自期待者當如何哉向者以崔慎疏事羣疑蔚興衆難紛綸自明公之正言辨破是非始定俄頃之間襲謬者知戒持疑者漸息此明公康正衛道扶持風教之功固已偉然矣誠使朝廷之舉措每出於常理則四方之化不啻若風動草偃蓋可驗矣明公其亦勉之近世公卿之不

下士久矣愚以孤賤無似猥辱知遇迨將三十年其所以願忠者實非尋常前後屢進警說而猶不知止者也幸門下深察其願忠之志而寬其忿分之誅也鄙言雖淺亦非干進喜事之輩騁空言遠實理之歸也

答閔持叔

維重○巳酉

向因京便敬承台翰遠自西陲及此圭竇拜謝台慈勤問孤賤不獨爲慰此慕用之誠者竊以推此心也西土倒懸之民庶有覆庇之望也然仰矚明公忠貞之節迥出倫類而爲邦之道內重外輕蓋以論贊廟

取者集 卷三
謨者其事似微而其利至廣莅鎮藩維者勤勞雖至而所施止此何必辭內居外使吾盡忠行道之志有所不博乎此曾欲仰稟而未能者也之濂又竊念自世教頽弛士溺俗學文勝滅質私常害公夫其愛君之念不若愛己之切故不深究治道之要取友之道只歸好名之資故未有輔仁之實以至於上下相徇彝倫不明揆以義理不啻相遠而已可勝歎哉朱夫子曰陽氣發處金石可通苟能於此二者深加理會誠心求之何憂乎已德之未就而治道之未講也不審明公以爲如何之濂癢癢昏愚無所識知顧此微

分義不可虛辱勤問且有感於來教之意畧效區區而僭妄已極不勝愧悚尙書台兄沙漠窮陰作萬里行役向僚倍切所冀履長克崇明德以副 朝家之望盛貺管城小帽子並拜領矣病顫不宣

與閔持叔丁巳

向於便中獲奉台復其爲慰此慕戀之私何可量也卽日秋氣益高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之濂病狀淹滯喫過多少旅困今始向海甸而第聞其處大侵居者舉無生意顧此寄棲其果能隨分捭茹靜貼一邊以理未了之書乎未可知也竊想門下謝事處靜之日

已久其必留意書史益富研精之功須非程朱之書不列於左右奮發刻厲專意探索以平日機務之煩當此進學之力則豈不綽然有裕而其所以長進通達宜無所不至誠如此出處行藏何足爲輕重得失於其間哉不審台兄其有意否每欽執事不自滿假尙有未能讀書之恨故不揣愚陋僭率及此還切愧悚之至

與閔持叔 庚申

輔相之職贊元經體無所不管非如庶事之各修其任有所限隔也况當此 國家艱危之日自非大眼

目大力量難以濟事其責任之重爲如何哉仲台威望隱然士林所重當此之時位躋台席可謂世道汗隆之一大幾會也樂正子魯國之善士也而以其有受善之量故孟子以爲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乎聖賢之言豈非必可信乎惟是好問察邇虛已受善惟恐不及則何往而不可哉夫天下之事有大小本末之分提其大綱則小者自張舉其本領則末不足治治道豈在於區區摠察其細務哉若使今日在朝諸公爲治有序作事有漸至於用舍之間不置形跡務用大易包荒之道毋論彼此舍小過取所長則治道

其庶幾乎大抵今日之急先務惟是博訪真儒講明
聖學洞開言路以通治道延攬賢才共理天職急恤
民隱以固邦本公其是非以破朋黨此數者而已然
急務之中廣言路又爲第一義誠使人主言可用采
之言不可用置之如漢文之盛則言無忌諱下情畢
達治道庶臻乎和平矣蓋此道至公無間而已所言
雖淺所關則大雖在畎畝不得不畧此奉效幸台兄
亦自理會其如何且以轉告于右揆座下幸甚

答閔持叔

辛酉

伏惟卽日台候萬福區區慕仰之至向者伏承寵問

及於窮廬辭意鄭重不勝感戢况蒙節筵之惠賜頓
覺清風滿室煖熱退聽但恨不得與夏畦共之也仄
聞門下今則頗解機務竊想日間有清閒燕超之致
也蓋所謂當局者迷傍觀者清是不易之定理何者
非必彼此之有優劣也以其所處之地異也夫事務
叢踏則心地常在昏擾而應物易差處靜居閒則本
源自然澄清而見理精明以此料之明公其於天下
之事本末輕重內外虛實之分將卓然灼見而不疑
矣夫處同國休戚之地竭心膚股肱之力所以輔贊
大猷洪濟艱難者豈不崇廣而顯赫乎然則其與倥

取菴集 卷五
僉乎簿書期會之間者功業懸絕矣雖處畎畝而樂
耕鑿者亦均被其澤矣千萬祝禱之濂癘狀如昨形
神無幾舊業專拋無足爲執事道者

與閔持叔 甲子

伏惟卽日台候萬福竊想處靜養間爲日已久自能
本源澄淨觀理精明應物曲當倍覺其超勝未知體
驗者果如何耳大旱之餘得此霈澍可見 聖人桑
林之禱應如桴鼓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况以人而治
人其効豈不易易乎卽今世道板蕩有汲汲之勢
聖上宵旰不暇亟圖回治求助甚切竊念明公當此

聖志皎然如日方昇之時啓沃彌綸宜無所不盡第
恨未聞規畫定論也之濂廢疾垂死之人萬緣都空
而猶有耿耿於中者頃赴青山 陛辭之時猥蒙
特恩俛陳所懷而其時適病失音語未曉暢且其所
懷非一語可盡故終至默然而退擬以一疏奉答
明命而疾病憂阨尚未之果茲當至誠求言之日思
有以粗効塵累之微而顧此地分時勢俱有所難便
者用茲徊徨囁嚅而已蓋 聖明猶記草野之言至
舉姓名下問近侍有此 殊遇而爲臣下者終不以
一言報答則是微臣之負 聖上大矣以此不能去

于懷耳

與閔持叔

雨後秋意乍生不審台候動止何似區區瞻慕之至
伏聞門下遭玉潤李上舍之喪無任驚怛之私竊想
傷痛切至何以爲懷耶廣尹福祿最厚於知舊間信
乎全福之難矣之濂積傷之餘舊症作劇生意索然
奈何奈何備局回 啓草其時偶爾說過不意至蒙
留記推示感愧交極而又謝妄料之過誤也抑事無
實效而猥被 朝家之嘉獎尤令人惶蹙靡容也然
此有一說不敢自外於知遇之下矣有二人於此一

人曰我學聖人者也聞其言而觀其行則居家理爲
國治日用之間皆是發明聖人之道則是果學聖賢
者也一人曰我學聖人者也聞其言而觀其行則居
家而不理爲國而不治其所施爲不出襲俗循常之
事則是果學聖賢者乎或曰二人之言同而其行之
各異何也此不過一則其行也踐言一則徒言而行
違也今日 朝廷之上注擬則尙論聖賢而臨事則
實效蔑聞與古相反不幾於前所謂二人者耶誠可
歎也因書謾及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李一卿

廷夔○辛亥

昨出江上始聞文旆已還京寓卽日春氣舒暢伏惟
台候萬福迨切慕用之私之濂強疾看當婚禮纔畢
還尋湖舍雨餘春事十分明媚令人心目俱開稍以
爲慰第恨無由奉以周旋於此間耳向蒙賜書感戴
無已連汨袞冗迄稽修復竊想已在寬假之也示諭
云云極荷不鄙之意深謝深謝夫禮有告君告鬼神
聚鄉黨僚友之文婚時敢奉要者竊有所受非泛效
繞客於無禮之禮也花冠近來先輩數家用之以爲
雖非古制亦勝用後世不經之服如可得用之無害
非欲違俗必求也而台監所謂如他曲禮隨便從俗

之說信有裁度得處物之宜深所服膺焉耳頃與閔
尚書大受書以門下一出爲重者以從來退處之意
初非偶然則今日匡正之責可卜遠大冀或轉聞以
備採納未知已徹台聽否區區所以不避古人言淺
之戒者以門下之好善執謙寬而有容者正有深激
鄙衷也不審不以爲罪而進而教之否因書冒瀆悚
仄悚仄不宣

答李雲舉

翔○壬戌

伏惟暮春尊候動止萬福區區慕用之至去臘承拜
兄復多少示喻甚荷君子愛人之義深謝深謝但應

取者集 卷五
旨上章雖是草莽之士自是分內事義無可疑而老
兄以爲不滿人意者何也殊用瞿然然顧此昏昧未
能盡乎人言之意如其不覺雖欲悔之不可得矣幸
不惜終教使得以開警而改遷則豈非切磋之道也
措語不無疵病此固然矣疏本已徹清覽其言之得
失必無所逃於權度之中矣亦須一一摘抉明教其
所以然如何言之行否姑不須言講究商確以求義
理之至當是學者之急先務非細事也孟子曰不直
則道不見朱子曰講論只是究極其當不可愛惜人
情愚正以此望於高明耳至若世俗毀譽道聽而塗

說者恐非所可道亦非所可動嘗觀朱子曰吾人着
箇道理二字便隨衆不得此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
安與否又曰歐陽公謂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
天下之事必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
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惟欲其無所愧
悔於吾心其丁寧教詔之意不啻明白豈非吾儕所
當勉力者哉不審老兄以爲如何弟癯狀畧無安意
溫泉治病之計若果遂之庶得躬造撫盡阻菀之懷
也餘病顫不宣

答李雲舉 甲子

便中忽拜令札就審近者令候動止萬福區區感慰
不任鄙情 因山時謂令兄入臨矣聞以愆度未果
云竟失一拜爲之悵然弟癘殘孤賤無所短長而猥
忝 朝家收用之列悚蹙靡容懷川新 命亦已踰
分雖非養病坊竊計赴任因得就道講討之樂割分
月俸以救同氣之窮厄則一行誠不爲虛套之歸矣
但以舊症近甚未卽出謝之際以前任時有越等之
故遽見遞免奈何然此亦似出於門下之宛轉可見
愍念窮交之盛意也然則所諭手裏造化恐在於令
兄矣亦好笑也家弟之窮困至此而皆坐涸轍末由

煦沫使人心緒作惡前頭如得薄殘巖邑今日之勢
在所不辭而昨年一出備見狼狽後段又難容易得
遂來教雖甚切至其如無可施何哉此外云云無乃
出於戲劇耶固非所以擬議者也獎勵之旨反增愧
懼若令兄早得依歸之所積學累功所造固已超絕
於人矣顧此早歲癘廢旣無根本田地雖有志於學
而鹵莽涉獵不由階級騰諸口舌無所實得夷考其
行則目前自誑誑人之罪有不可勝贖到今精力已
衰舊疾猶痼無望分寸之進規模之廣狹何足論也
只自悼憐而已所居頗有泉石之勝今幸縛茅移入

而雖有溪山魚鳥之趣自家汨汨病憂殊未有佳况
奈何奈何萬萬只冀默亮不宣

與李仲羽 翻○壬戌

卽日伏惟台候萬福昨猥蒙台監枉誨從容感慰交
極無以爲喻况見憂時深切不耻下問此誠古人盛
德事也而顧此淺學昧識無所啓告裨益之者殊用
愧恨然竊嘗思之以大舜之德而稱其好問察邇樂
取於人孟子以爲好善優於天下以武侯之明智而
每事必咨於人故人皆樂告而無隱果能此道於天
下之事何往而不濟乎是以昔朱夫子特書武侯傳

一段以與趙帥汝愚其意豈偶然哉之濂忘其僭愚
妄自慕效敢此書呈以備照察若明公之留意焉則
所謂集衆思廣忠益者於身親見之事業之光大何
可量乎下二段乃栗谷先生疏中語也所陳當時之
弊正畫出今日事而今則或浮於古矣可勝言哉曾
見台教頗有契乎此故不覺感歎並爲謄似不審明
公復以爲如何至如救弊之道竊想高明必先有以
得之非愚見所能及也無以仰塞勤教畧效區區若
夫一政之失一事之弊無所輕重者何足爲明公道
也僭易及此反增忪悚

與李季羽

翊

昨者猥蒙枉誨於久闕之餘區區感慰不任鄙情伏惟卽日台候萬福瞻僚倍切竊矚明公職思盡分憂國誠切較量時勢實皆中窾令人欽服不能已也至於俯詢芻蕘亦出盛意而顧此恹恹無所蘊蓄况造次稠坐之中何能罄盡陋見乎明公如不鄙夷幸更索昨年所上副封而一閱之則其言之非是必不逃於權度之中矣竊以爲今之國事比如人有大病一毛一髮無不受病其危急之勢正在於呼吸之頃固非尋常砭藥所能濟必須得用金丹大藥庶幾救

其一半所謂大藥非聖賢之遺法莫可當也又嘗聞之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程子封事曰明有危亂之憂救之當以王道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害雖有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信乎斯言也豈非後世之所可必法者乎之濂目見時事之艱危不堪畎畝之憂應旨上章而其言莫非遵依聖賢之至訓歷代之良法其於爲治之要道救時之急務庶不遠矣非出於臆料穿鑿也聖上特加優獎使之採用而在朝羣公相視漠然無出一言可否之者竟

歸虛套謂之何哉草莽微分止此而已此外更何有
効力地哉此將一二文字仰效於都憲台座蓋欲台
監耦照而留意不審以爲如何思欲一得從容於座
側以據未盡而未易遂願徒增引領悵悵而已

與李季羽 已巳

台兄此行皆運氣所關愚台所遭又出常情之外天
也奈何尤翁渡海之報纔得聞之禁令甚嚴一書亦
難抵達奈何奈何不審到配後動止何似曾聞此地
濱海水土不好前頭之慮有不可言然古人推命委
分處困而亨惟益自勉勵於此區區之望也弟解歸

溪上艱保病喘是亦分外之幸也千萬努力保重以
副遠誠不宣

與李美叔 秀彥○丁卯

伏惟淫霖令侍彩萬福區區瞻倭仄聞蒙 恩擢拜
憲長意謂上來應 命以副 聖上特達之知矣第
以辭疏別有論列之故 嚴批乃降云鄙意則有不
然者元疏雖未得見而槩聞所論非但既往難補且
非如救焚拯溺者則還 朝之後從容陳 啓乃匡
君之道何必汲汲焉徑言遂事先自激惱 上心也
哉方今世道板蕩士論橫潰無止底之望隨時隨處

取者集 卷五
扶護救正之責非執事而何切須審察去就無使急於小而傷大體也甚善甚善猥辱知憐畧布悃幅不審以爲如何僕重患脚疾頃往溫泉因到懷川經旬承誨而歸此蓋半世準擬而未遂者也函丈精力強健無異平昔尤是罕世奇事也行役之餘暑症漆劇憤憤度日而撥病作此以付京便

與李厦卿

禱○丁卯

來時忽卒未得穩叙至今追悵不已伏惟冬寒氣履何似尙寓城西無遷移之舉耶區區仰俸之至弟強疾涉險形神弊敗山海大觀亦不入於心悶憐奈何

兄驢行文字非但辭理俱到所以警發者尤切朋友之道固不當如是耶弟之一行其歸終爲祿仕之義一時酬答偶失照管愧屈愧屈然特就一閒酬酢硬守推說枝節太多是則無乃平日欠了本領上要約工夫而然耶兄亦須思前筭後務加周慎進退去就絕無滲漏則豈非吾黨之幸也不宣

與權致道

尙夏○己巳

不審霜秋動止何似師門奇禍慘怛何言萬義之會聞左右來赴而時適病甚人事且煩不得致問想有以領會也僕頃年嶺海舊疾增欲還棲之後生意益

取菴集 卷五
索牢戶窮山與鬼爲隣且信便難討積歲阻音只切
離索之憂鄙萌之歎而已且念時事至此一時士友
追隨談論不出傷時慨世之外至於講論此學探討
義理並不能致力此豈古人無入而不自得之義也
切望賢者自強進學推其餘以及於殘病摧頽之人
則豈非吾道之幸也姜君叔父頗向此事而僻處孤
陋幸以所得告語之也適來告歸因便寄音

答李汝九

箕洪○庚子

瞻戀方勤謹承問書慰浣倍品又審示喻足見雅志
之反求而又殆若有求於慳慳者是則尤無以當之

也僕孱疾顛連百無肖似卽今精力不能自治况敢
望有助於朋友也賢者誠能篤志則求之於方冊有
餘師求之於當世先達有餘地何必借視聽於聾瞽
耶癘疾沉頓萬緣漸灰安能不自量力而遽當攻玉
之列哉彼此無補反貽人譏正不佞之所深懼也餘
俟早晚奉晤

答李汝九

瞻戀方深得擎耑翰慰沃良多多少少示意令人增氣
第此昏慵恐不能仰副盛意也然如欲爲學只在立
志讀書屈首下心徐究聖賢之訓所謂門路蹊逕都

在其中循之以行是謂學問如其志不立則雖使明
師良友日事啓告無所進益不審賢者所存其能辦
得乎走草不宣

答李汝九

癸卯

悄坐懷想得承長幅所諭益見志道之遠有進而無
退令我病殘警發增氣信知朋友之益不可無也第
所論縷縷而猶於義理精粗有未甚照管者如爲已
之學乃謂爲學之全體而以爲初學之所當先之類
是也意者所謂講學只見文字之末而未究義理之
實或究諸義理而未見於身心性情之間而然耶夫

人之爲學之方進德之要與察病加藥變化氣質之
法先儒已發不啻耳提面命則只在真實講究真實
體行而已左右者旣讀近思心經朱子等冊子而猶
曰未也則夫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不幾近乎如
何如何如僕者幼而失學長嬰奇疾狂惑顛倒以至
今日安有不能自謀而爲人謀者乎然嘗聞敬則志
立志立則氣從心德日強義理日明而若其用力則
朱子所謂一日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者卽
其要也更須徐而體之母怠勿求速效以爲助長之
歸如何餘來便立促不能究意

答李汝九

卽拜情帖就審炎天學履神相慰不可言僕行餘僣
敗殊不自堪自憐奈何示喻謹悉書中夫子云者乃
指僕而言歟然則此乃聖門稱孔子之言非大賢以
上人不敢當而遽稱於陋劣不似之人則豈非失言
之大者乎吾雖欲冒恥強受神明其可欺乎夫君子
之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切須慎戒辭令毋自
誤而誤人也幸甚幸甚不能盡意

答李汝九

昨蒙遠來相訪深感第緣病愒又值客來未克盡意

相討方切愧恨此承來書足以警發多賀但示教前
後益見不懈之意而朱子曰旣知如此是病便是不
如此是藥左右旣知其病又知今日之着力在乎居
敬而曰又何以不進則不幾於騎驢覓驢乎如何如
何此間舊症益甚凡百不能刻意酬酢憐悶不宣

答李汝九

謹承前後惠書審得近况安重慰釋無已示意足見
雅志甚善甚善人之不能有進只是勇不足下藥之
方無他亦在勇猛着力於所已知者而已如何如何
近日寒威頗解正合對討方行切仰耳不宣

答李汝九

出子自洛下來傳問書足慰冬來懸傚之私信後窮寒益嚴不審學履佳勝否生痼病雖似粗減根本之痼只自依舊當寒輒復發動方棲山齋有意讀易實難尋繹往往開卷未了還復掩帙嗒然此書先儒所謂難讀况此衰耗無望講討三分了聞賢者近將啓蒙書往質于允爺想得講明之端甚善甚善望千萬勉力卒業以爲侘日相發之地殆亦拙者之幸也又况得賢大夫而事之爲士者所先務也故夫子答子貢之問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况允爺之爲一代矜式

者乎聞允丈復拜右揆想從此決去就耶近來登對說話未聞其詳雖自此決歸猶爲進退之道也和叔被此際遇未知將作如何處也示喻云云未必非中正直理聖賢法門聞者莫不驚疑信乎學之未易講也未知自賢者觀之以爲如何耳適因家弟上洛草此以復只希歲暮加愛

答李汝九

己酉

向者卯君來訪寂寞之濱旣已傾慰且承問書辭旨甚勤區區披浣無以爲言第審近有小愆今秋意乍生已得快安否令人馳傖僕姑得棲枝之安意謂就

此閒靜境界了得一分書卷積傷之餘添以痴痛苦
篤累月危厲度日疾病每如此此生無復可望之理
奈何奈何如賢者妙年發軔今又斷置世間一切難
斷之緣志專氣一方進不已惟在竭才鑽研省察體
行而已何憂乎素志之不遂也近來蘊理何書作何
工夫耶恨不能相對以資振作之益也靜裏時閱朱
書觀夫子衛道之切憂世之深有非常情所及與向
時所見覺得自別信知此道之未易語也嘗觀千古
聖賢夫豈獨善當時見而知之者亦豈小哉其立言
垂訓之旨又不啻炳然其真知聖賢之道不倚於一

偏者絕無而僅有信此大道之未易聞爲可懼而世
教之衰爲可哀有時思之不覺發憤雖疾病昏憤而
亦不失其性情之正而然耶偶有所感妄言及此千
萬默而會之幸甚眩憤草此

答李汝九

秋思撩人正爾懷想忽見仲君來致惠書披慰十分
若對清晤第審有堂上之憂爲之奉慮今想已釋然
復初也示喻云云可見爲學不息之功甚善甚善第
本源親切處得安身立命之地者非一超頓進可得
而至惟其察於義利之分明乎持守之功克已涵養

動靜不違用力之久真積之深自然有箇得處故夫子曰先難後獲爲仁先思後得爲崇德若來教則殆所謂太早計者也此最爲學者之先戒更須加意所示禮義鄙見以爲出繼者爲本生父母奪情已甚况以上親乎然則本生高曾祖奉祀者無後而死已不得爲奉祀明矣已匪爲最長房又無他最長房則未知有甚處置只是爲宗家立後雖埋安高祖神主亦係宗家區處也如何如何只此不宣

答李汝九

庚戌

忽承隕書仰審色憂近復爲之奉慰萬萬示服制無分孽嫡以其等有貴賤而恩無輕重故也孽三寸旣爲朞年則三寸妻豈有差等且小功服曾子猶使追補以此準之朞服之誤行短制者追補日數似無不可也然則退溪之說似可依行如何如何秋晴一來穩討是望頃患暑毒尙在沉痛只此不宣

答李汝九

辛亥

頃者雖得歷叙未展多少只切悵恨而已卽茲承拜哀書如討未盡慰沃何量况見反求之切進學之篤不以喪威哀疚之中而有所間息甚以爲慰示紙從俟消詳得以反復計也僕經得憂患卽今形神無幾

雖欲收拾整頓以理舊書而不可得殊可悶歎

考疑禮問解以爲遣奠雖無哭拜之文豈有設奠而無哭拜乎家禮蒙上文故不言從儀節行之可也云云此可據而行也

朝夕設酌舉俗無不行之况先儒說何可廢之乎朔望奠三酌之文不必從耳

四時節祀皆行墓所几筵則只因上食別設時食而已別無茶禮之舉也李養中說恐難從豈可以朔望殷奠廢正朝秋夕上墓之節乎四時上墓我俗重之退溪說雖如此恐難行也

恥菴集卷之五

答李復初

來全

與尹子仁

拯

與仲子華相

取菴集卷之六目錄

取菴集卷之六

書

答李汝九

壬子

便中得書審邇來氣力支勝殊慰別來悵僚之情生
寄寓西來大小粗安是亦幸耳餘何足道第離索之
憂自不能堪每自回望悵然而已示喻縷縷寄意過
重自顧增愧只是平生之志不至暴棄而癘疾顛連
漸就荒蕪然有望於並世之君子則誠不淺矣更望
賢者益懋大業毋滿小成循循勉勉刊華就實直以
爲終身事業則其進何可量也自此孤處海甸雖有

耶菴集 卷六
意會無與告語安得使賢同來講討多少義理耶所冀千萬加衛以答遠者

答李汝九 癸丑

卽承惠書審多少示意甚慰馳向夫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爲學者所當深戒故夫子言之學者苟不於義利賓主之分精察而克治之則終無以入於道矣自反不暇多言害道久欲相勉而未能來示之及足以增氣甚善甚善不宣

與李汝九 甲寅

方作書擬伴卽接前後惠書慰若對晤披浣何已示

國恤行祭叅見退溪栗谷所論以有官無官爲節者似可據而行也有官者朔望參當行俗節忌墓祭姑廢無官者朔望參俗節及忌祭用一獻禮皆親行之但墓祭練祥及時祭亦不可行云云以此觀之如尊王父大監宅雖忌祭亦難行如何如何不宣

與李汝九 乙卯

近甚阻音方深鬱鬱聞邪論竟發將何所底止諸人叫闐之舉必不止然亦須斟酌停當不至過激猶差勝也此則賢者固已得之矣所云外謗甚荷相愛之道凡人處謗當觀義理之如何不可一向爲彼所動

取菴集
蓋孟子所論自反之道至爲著明而文仲子所謂自修無辨亦極親切惟此當服膺而勿失者此外如有他更勉之道幸左右審察而加藥焉千萬千萬見聞之及寢驚夢愕方作湖行未得更討不勝悵惘惟冀自愛不宣

答李汝九 丙辰

仲秋間得奉初秋所惠書披浣不可量其時適往來圻西而行色忽忽未暇寄復今又以私事上來甘川松楸屬耳不審寒令學履何似懸僚倍切示來清什三復諷詠尤見寄意之鄭重然所以命辭者常涉過

溢令人愧甚高韻切欲效頰而病思一味昏憤捉掇不起奈何所喻爲學圖竊意尤丈說得之蓋講學之要先窮乎事物是非得失興廢存亡正是窮乎事物則似當屬之講學省察之功必檢諸身心靜坐潛玩體認體驗正是檢乎身心則似當屬之省察尤丈所謂今皆互撥者誠然矣况所引朱子說儘說箇幾字正爲萬善萬惡之所由分而其相去之遠故要爲學者日用處省察云爾若只取其是非得失以屬省察則無乃已失其本旨乎又况此圖上元不着幾字而只言是非得失興廢存亡而已則尤無交涉於省察

耶菴集 卷六
矣如何如何不宣

答李汝九 丁巳

頃承問字慰甚第聞有愆度馳慮示喻可見反求親切然於鄙說有何所深取而有此云云耶還以為媿嘗觀朱夫子曰吾人着箇道理二字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今之人不問如何惟以隨衆爲道理此所未敢知也然以程夫子之力量當時已歎門人之不信况如僕者元無可信何足道哉宜乎人人之不信也會合杳然惟冀自珍

與李汝九

卽惟窮寒學履貞勝令胤親事其已過行否未知方讀何書作何工夫前承賢者有反已歛約之語甚善甚善然左右一時警省之言與夫愚之向來箴規之意恐歸於終爲說話而已莫若先取朱子全書與朋友往復書疏數十卷從頭至尾熟讀精思惟於義理無大無小或淺或深自有言之而不逆不約而有合者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前書所引朱子說吾人着箇道理二字自是隨衆不得此不可易之理於高意其有聽納否若使舉世知道則已若曰不然自未免於不同矣如何如何來處海山絕無過從雖甚寂寞而

時對古書欣然有會於心不覺千古之遠中間或意
論說之過有未盡自信者自此益復不以爲悔雖知
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誠自甘樂於心其亦異
哉匪汝九安可及此更願益自奮振以副遠者適因
入峽奴便專此付申

答李汝九

寂寞之濱得奉情問謹悉多少示喻慰倒何可量也
第每承反求之語此誠進學之道也然只當一意講
學深究義理真切體行則裏面俗情外面閒人事自
能漸至消除矣大抵分門立戶各自主張雖先達亦

所不免今日紛紛非得來孟子雄辯孰能打破只是
朱子言行著在大全語類等書道理無所不備無所
不言吾輩莫若一以朱子爲師相與叅其異同考其
歸着遵依而力行之而已此爲高着眼大着力處也
不審吾友以爲如何病狀一味沉頓近間始得粗安
方抵高陽壟舍過端陽後當直歸何緣得相會晤面
討其詳耶示文字方在行中若對床講論尤可幸也

與李汝九

戊午

向者邂逅於紛擾之中其能展討一二耶來時竟未
再奉豈勝悵然卽惟初寒學履貞勝懸俵倍切僕今

取者身
行種種致傷歸卽大病閱旬才回而精力都盡受無
自振之勢悶憐奈何自圻西還時又與和叔再會於
江上多少說話未易舉陳而蓋不出於爲我憂讒至
使休罷講論其意誠厚而其於道理果如是耶吾友
讀書究義不爲不多其於處此必思恰好道理幸有
以見喻也昔朱子與劉子澄書曰若使見得此道理
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來道
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此真箇畫出
今日事也此等義理只以古書看了不當體貼於吾
身上一向隨世俗毀譽以爲憂樂耶向見左右憂我

甚至故畧說及此不審以爲如何天時冰至惟冀保
重不宣

與李汝九 己未

歲前得承惠書始審左右遭令妹殤喪爲之驚怛不
已其後絕無的便未得修慰無任愧恨示喻不待賢
者而固知非虛僞也但凡此皆和叔家自唱自和馴
致轉輾流播無匪愚惹不能取信交遊之致本不欲
究論抑其間云云後世必有知之者何敢自爲分疎
乎向者所云只爲賢者以吾受謗憂之太深故特言
其不然耳所謂失言云者亦有其故曾與閔台論易

取者身
傳所言見惡人無咎之義也愚以爲雖是惡人來迫相見則不得不見蓋夫子往見陽貨推此亦可知也此與和叔所謂不絕交於惡人者自相懸絕其時和叔聞愚之說覓得周易考見然後始信其不妄矣其後又與閔台邂逅叩問其由則所答與所聞大相左然則非吾失言之驗也乃流傳之易失本旨之一大驗也可笑可笑既有問焉茲畧及之所勉涵養深厚等語於鄙身益爲親切謹當加省而用力也自高易言之論亦見欲其慎重語默內顧務實蓋無非忠告之發也雖然若不就某事上剔撥出來以明其公私

內外之分而只病其自高易言則殊與時俗謗詆學者之說無異不容不言蓋吾輩所務只是講究義理大家商量審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故惟當有疑相質有過相箴不以自是爲嫌不以在人爲緩隨時隨處無不然夫然後方能盡己之心而極義理之趣矣是以朱子以爲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也則爲士而自言其道學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爲夸又以爲若以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者蓋可見矣今若使人人避自高之嫌懼謗毀之來屏首

耳
縮氣緘口結舌雖吾黨之中亦不敢言義理之當否
則設使斯道晦塞將爲夷狄禽獸之歸亦舉皆隱默
苟容而已此果聖賢之訓而學者之所取法者乎切
望吾友更於此審之則種種疑端自當消釋於立談
之頃矣和叔停罷講論云者蓋不欲人之議已非不
知其欠當也然區區旣懲於前矣今不欲直自告語
亦恐賢者之未易回也抑竊有恠焉賢者志學之久
讀程朱之書不爲不多而觀其規模言論則乃出於
世俗常情苟且鄙近之說却與古人之旨背馳者多
無乃於遠者大者或未見焉徒牽縛於文義之末而

俗說又從而狃入不自覺其此主而被賓也耶如以
爲不然更爲見示容使消詳幸甚幸甚月前自海庄
復入堤峽相望落落無有會合之期令人悵然不宣
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
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
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
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

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
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
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無怨咎則有可合

之道

答李汝九 庚申

國家不幸 坤殿昇遐臣民普痛曷有其極頃於便中承拜惠問僚慰難量第審色憂尚遲勿藥之慶爲之奉慮曾聞允齋函丈尚滯宮村果然否未知何故而然望須示破向者雖得枉過忽忽叙阻而已未能展討多少至今耿悵不已別紙於左右不可有隱情茲以呈似然切不可掛了人眼以致翻傳之多也千萬千萬不宣

年前所著朋友說嘗觀朱子以爲人之大倫有五

而朋友居其一所關至重而人鮮知者愚不自量妄謂後世道學不明朋友之間往往有輕交易絕之弊摭取前言往行爲著此說欲與朋友消詳義理之當否以爲自警之資而兼以勉人書中所引邢恕金陵特舉重以見輕之義也持以示諸和叔子仁及左相諸人以質之而與賢者亦曾評論者也今見允齋函丈與和叔書乃以其說爲某人而著焉所謂某人云者果未知指某而夏間有自懷川來者 權尙夏致道也 言函丈座上有一人謂不佞於尹某以爲故舊無大故則不乘云云余聞之驚駭疑

耳
其言之必有所自而區區鈍拙本不喜自辨姑且緘默矣到今據此觀之某人云者似指尹某也愚於當初已亥禮論之後貽書重責書中引朱子說既不能攻討而又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等語由此聞某人嚙之至深尋常以爲他日禍作則我必不免矣以此彼得志之後卽遠跡深峽以爲避色避言之計未知傳者何據而做此訛誤以及於函丈之聽也甲寅以前踈絕久矣况甲寅以後乎以何意見猶且不欲相絕至爲著書張皇義理豈其理也哉僕雖聞短於

惡惡爲君子之道而於彼則待之甚嚴平日未嘗有片言半辭顧惜之意以及於朋友之間終始懸絕人所共知而人言之至此者其果萬一近似乎意者人之見所著說者不究其本末而反致疑於不當疑之地而然也世間事誠可笑也僕之所處無論細大和叔諸友宜無不知不必多辨而如吾友亦不可不知故畧及之耳

與李汝九

丙寅

霾雨跨月酷熱繼甚不審此時學履何似仰俵區區此瘡狀當此盛暑日夕沉頓殆若不可堪者憐悶奈

何近者和台來寓石院與之邂逅因得看新刊靜菴集知此書其初蓋出於左右之蒐輯其用意之謹誠未易得令人欽聳但尤翁所撰序文中言退溪處有對門人有不遜語云未知所謂不遜語者指何事耶退溪大賢也其於靜菴行狀中尊慕稱道之者極矣出不遜語此必無之理也雖以學未大成而遽出作事無漸而邁禍爲若慊然者而此則栗谷先生之言亦與之同符尤翁必不指此而言矣此外設或有傳聞之近似者恐非爲賢者諱之之義也今之章甫無論彼此若見此措語太重則舉皆驚惑大起爭端或

不無羣起辨誣之舉其所關係殊可慮也和叔力言如此而鄙意亦不無此慮未知盛意以爲如何須以此意卽通函丈流傳未廣之前汲汲改圖則庶及拯其弊矣千萬毋忽不宣

答李汝九

已巳

關北數千里音信漠然意外得承問書審悉冒暑行李無事得達若非有所扶佑者則何以得此驚喜茫如慰賀兼至不審信後眠食平迪否馳慮萬切尤翁葬事七月無事過行於萬義人事至此傷痛何言所示可見勤勉之意殊非瘞殘所堪當者只令愧懼而

取菴集 卷六
已但愚之有望於左右者則誠不淺矣然十數年來
計一年之間未嘗一得穩討義理之可與消詳者皆
歸蹉過况今各在涯角者哉又况病情益深精力都
盡只是朝暮人耳飾巾待盡萬念都灰而惟此不能
忘于懷也大抵學者於道非實有所見得所立卓爾
其不爲一時風聲習氣之所移者幾希矣今日世道
如此故士友之間追隨論說不過傷時悼世之語未
見隨處隨時以講學明理爲事者畢竟何所進益此
不可不知者未知賢者以爲如何惟望加衛勉勵以
副遠者不宣

答高汝根

晦○巳酉

久阻清範向風馳義意外惠書傳自露梁辭旨鄭重
有踰尋常令人感荷示諭云云治己之功益見親切
足以振作惰惰甚善甚善第頃與潘南朴玄相對益
嘆賢者志道之純篤因叩向來爲學工程潘南以爲
左右頗欲從事於文章殊以爲訝今讀來書畧有誇
張馳騫底氣味於是始悟前聞之果驗不審賢者何
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之濂念其愚陋畧言其不然
也惟左右者察之夫道者何謂也是人倫日用當行
之道也惟人也不明當行之理則意不誠而道無以

取者集 卷六
行此大學之格致在誠正之前也然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物欲之鑽攻甚衆大中之道本自備具而事理之常變不一若非盡吾心之明極古今之變何以勝私慾而復性應事物而不差乎然則學者之所以用力者果何如哉然學之之道必有邪正之辨學之正者其心必正而所行當理學之邪者其心必邪而所行必差若表端影直其理必然其所謂邪者非必異端雜技之謂也苟留心文藝之末不究聖賢之言則亦足以害心術妨道學何以言之蓋文章之學涉獵記誦以相高掇拾浮華以相勝務以悅人至如俳

優是以周子以爲務好文辭實德則病矣程子以爲爲文害道能文章工書札徒足喪志朱子以爲文章博雜之病不若一串數珠之爲愈由是觀之其所以戒學者可謂深切矣今之論者若曰道學文章不若俱至學者不容不爲或專究義理兼攻文辭亦無害於道云爾則茲兩說者俱未見其爲學術之病也請申言之夫有誠則有著有德則有文天下之常理也是以千古聖賢有德必有言然文章之汪洋馳騁渾浩流傳者惟孟子朱子之文爲然然惟此兩賢挺亞聖之資博文約禮克積道德深造自得之餘發於文

取者集 卷六
者如此故其爲文也平易簡暢辭理俱到出乎自然
行其所無事何嘗學爲如此之文如班馬楊韓之類
哉若使孟子朱子學爲如此之文則安得爲孟子朱
子乎後之學者讀其書究其道則不求文而文在其
中矣不先求其道而欲學其文則設使效得十分不
過學其聲響炫耀一世苟圖目前之利其於身心了
無所干况未必學得而害隨而至者乎且夫心無二
用道無二致專於此則不專於彼忽於本則必歸於
末如陰陽善惡勢不兩立蓋文章技藝也不專則不
工其粧綴之功頓挫之節如淫聲美色欲遠而不能

故纔着意便與之化不覺害人心於毫釐之間而其
虛假務外之病已自難掩雖使究義理二分攻文章
一分卽知味此者淺而誘彼者深矣安能使我志專
氣一無所撓奪叅考聖言剖析精微以究義理至當
之歸乎夫志不得分理有所未明其所準則以爲
學者旣不得純焉而氣習之累又乘而爲害則其不
流入於邪者幾希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然則道德之文不可以效法而能聖人之學
弗可以分功而至故易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程子
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不可扞

正謂此也况習性難忘明道猶爲喜獵先入爲主楊謝終有禪味人心之難保術不可不慎尤可驗矣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今致美乎文字有所爲而爲耶無所爲而爲耶於此審之則取舍之分定而庶幾乎道矣嘗觀自古能文者非無豪傑之士也俱於道未之聞焉雖或畧窺一斑舉於大而遺於細見其粗而昧其精行身則失義理之正論道則多穿鑿之失彼豈人性之不同也不求諸道而徒事章句也苟能致曲聖學表裏如一讀書則主於窮理修身則主於恭敬

博問審思並進知行以求夫大中至正之道用力之久真積之深則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吾心之明無不盡古今之變無不極以至人倫當行之道無不各得其至所謂道德文章自臻俱美而學之邪正不足言也學者常法簡易明白本自如此乃不竭力循蹈專意辦自家工夫何苦出入於崎嶇反側之徑耶噫世衰道微義利混爲一道文勝足以滅質虛僞之習日滋尙德之風漸喪吾儕雖誠心求道並力扶救之尙難自拔於頽波之中旣不能明辨又反躬駕以追之耶僕之爲此說非爲深病於執事之所爲竊觀近者

取菴集 卷六
士友之爲學不以講道爲主頗以書辭爲務其流之
弊恐歸於遺本急末妨乎道術故不自揆度僭論及
此不審以爲如何非徒欲執事者察焉如厦卿者亦
不可不知也鑄誨之旨實是當病之藥敢不欽承從
前亦非不知此輕粗之質未易變化以是恒自憂懼
耳爲治病棲遲洛下已半世矣今尋野庄聊庇殘軀
而疾病尙在離索憂深奈何奈何頃與潘南有合討
文字往露梁留三兩日舊時山齋之約不敢忘心而
阻於霖雨竟未就事徒悵然而歸耳濟伯久未相聞
戀悵誠切如見乞致此意也病眩不宣

答鄭伯虞

東益

僕夜來飽逆心塞煩亂不睡以達夜以此神氣安能
致力於學悼歎悼歎示理一之說憂觀於鄙意節節
有未安不敢強以同之然姑欲留之以爲從容玩繹
發明之地何遽推之乎

太極圖說曰合以言之萬物一太極此則本然之
性也本然之性何謂也萬物莫不稟陰陽五行之
性而生中庸所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也此所謂理一也又曰分
以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此則氣質之性也氣質
之性何謂也物物此有理字理牛之性非犬之性之類

此則分殊也且理雖為萬物之根柢而自其未生而言則初無聲臭之可言及其已生然後可見其理一而分殊故似當於已發處觀也然理一分殊亦此有落字此理則未嘗不主於未發之前也來說節節似不精以鄙說考之可見異同也

凡義理有見於本原則其枝葉雖多自可缺解尊理一分殊之說非但立說之多差本然之性與理一分殊之理一不同者頭腦已與先儒之說大相背馳其餘未暇論也幸更入思如何

答鄭伯虞

謹拜尊示有翻然改圖之意幸甚幸甚凡人之不滯於私勇於取善若皆如尊者豈復有吝於改過者乎但朋友之間相警之語不厭其直截何必以此為悔也只愧病昏無足啓發潛思之妙耳大槩斯道如日中天非如昔時多歧之世自灑掃應對之節以至於性命之理莫不分明開示似當沉潛講讀只講論疑晦處而已始有益也若於先儒成說之外作為奇妙之論其流之弊恐不少也此非僕之見退溪先生會已言之矣如何如何大困舊症只此不宣

答李重賚

啓晚○庚子

窮陰閉塞於九野而一陽方動於泉下感天道之來
復悼人心之弊痼牢關寅畏屢日而不已伏承兄書
開示縷縷有以見君子觀時察己思新厥德之誠令
人警發之餘歎服不已第謙屈之至殆若有求於病
賤者此則大非所堪惶悚懼益無以爲喻况此云
云着已修省之方蓋已中其竅矣尙何借聽於聾騎
驢覓驢之爲耶此在尊兄誠實踐履進而又進而已
如此然後接續光明始可以言矣至如頻復頻失多
所間斷之患此正初學之通患而在愚者尤有甚焉
方不知所以自謀何暇及於人耶然俯詢之意或者

出於同病相濟之意則不得不畧陳一二以爲就正
之地惟執事者進而教之試以愚者所經歷者言之
之濂愍凶餘喘過戾又積萬死之餘賴天之靈深有
感乎聖人朝聞夕死之訓其爲求道亦已勤矣而未
得其要非忘卽助徒損心力於是深自悼懼發憤探
討遍考程朱指南之旨然後始知爲學之要終始在
於敬之一字而居敬之法一則曰正衣冠尊瞻視齊
莊整齊不慢不欺而已一則曰每事習箇專一而已
自此一欲依此用功然由前之說則沉病之人氣餒
神疲無復刻意致力由後之說則竊意於日用動靜

之間無時無處皆可從事非前後之說有所懸異使其

收歛以爲專一之地一也其提出至簡至易之法尤爲親切程子

所謂習能專一時方好延平所謂此箇道理專在日

用處熟者亦謂此也故雖於歛臥呻吟之際亦不敢

念專一之功先儒以爲心是活物強欲把定則愈覺飛揚須從外面可依據者加工可以得

力自是以後試體吾心出入之機庶有髣髴安貼之

時至今病懶無狀行之不力無所進就然竊以爲操

持之要無過於此如使若此不已常存常覺以至於

久而不移卓然凝定則天理昭著人慾自退始可以

真知其樂而欲罷不能矣所謂格致誠正凝道廣業

之基直在於是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朋友講討文字

果有之矣亦何有槩於收覽者然謹將昔年蠡管之

說以浼清聽此亦重違勤教也幸勿以示人而斤教

之如何目今淳風萎絕世道益下若不驚於聲利之

撓則亦必安於習俗之陋滔滔一世莫之敢扞而執

事獨能自拔於頽波之中銳然有意於爲己之學誠

能痛刮舊習之根本深戒淵冰之墜落博學以窮理

居約以驗行則其進何可量也若然則如我癘疾無

似者固不敢當攻玉之列並世之君子豈無樂爲相

助者也幸執事之加意焉淺有感於來教之云不覺

傾倒至此殊涉僭率不勝惶恐之至

答李重賚

昨奉清標幽晤未洽歸來甚有餘情伏承崱問圭復再三如攄未盡之思感慰何可量也第竊矚神觀未甚清茂初不意善人之災至此之久慮仰之心恒切于中平生癢癢詳驗百症動靜語默之間不如意者甚多蓋常人之心雖不加工而志率氣者居多病憤之人大段着力而乖氣撓蕩反動志者爲主此豈非孟子所謂氣一則反動其志者也凡病不必皆然而已病則實有甚焉方不知所以自諫兄示及此益切

同病之憐也然此非一時工夫所能醫治第是人患不自知既知其病親切自見得可治之方今兄既就動靜之際驗此心內外賓主之分自警憤悱之餘詢及芻蕘者如此從茲尋向上去則何患乎心之不定理之不明也甚慰甚慰抑有說焉吾輩不幸本原之病深痼若此則固非一朝調治之所能祛朱子捐書冊之教又難爲準勢未免爲隨分讀書隨時體察冀有分寸之進不至於損氣而助病如此不已則分數積累似漸有得力地非徒不助病情反得培養之力治病進學舍是心何以哉且義理明則心自定心定

則義理益明譬猶過飲過食口腹之欲是氣所使而
知其過而節之者以義理制之也以此觀之病中用
功亦莫先於明理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愛慕之至
猥說及此而兄時以非分之語加此庸陋朋友之誼
直諒而已何必使惶愧汗縮不得效切磋之義也耶
千萬諒之來人立促不盡究

答宋善長

元錫○辛丑

一自出伏江郊外間聞頓絕况望覓便附候乎顧
瞻傚憧憧而已意外得承珍重之問驚喜倒慰不
知所喻第伏聞大庭有不安節奉慮切至僕賴天之

靈宿病自今年始有支吾之勢還螫丘壑飲啄容與
實是踰分慮外之幸環顧半生顛倒忽忽如隔世是
何人事耶端居靜念細繹前後益覺自誑誑人之罪
有不可勝贖只是痼病喪性遠隔師友向來推覓不
過成就了枉尺直尋四字頃幸獲承函丈之誨不覺
汗出沾背也然此身猶落在無底之坑拔出不得不
知此後幾悔而幾復然也良可憐也幸望吾弟頻以
得於師友者痛加規砭終使免於小人之歸如何江
居近洛本非所樂加以旱災連歲都下大饑人人不
能自保况病殘者尤如何也亟欲遠投窮山以保餘

生而飄蓬身世無所依泊尤不堪鬱塞之懷也千萬
無緣際晤臨紙悵然不宣

與慎東老

後尹○甲子

卽惟寒天侍奉學履貞勝懸僚倍切生病狀一味沉
頓萬事不能上心至於文字上與自家都不干涉絕
可憐歎奈何奈何世道乖離是非交互士友無有完
者是何運氣延平所謂今日吾輩當於僻寂處草衣
木食苟全性命此真合下服膺者又如何如何打愚
擢拜都憲頗聳瞻聆而未知前頭去就何以爲計倘
或入朝一薛居州其何益於有爲耶時事無復可爲

之勢誰能擔負挽回之責耶言之固未易知者亦無
幾矣只是三緘慎出恐爲第一策也力疾草此惟在
默會不宣

與慎東老

丙寅

卽惟夏炎侍餘學履貞勝懸僚區區實倍常品所托
先表重違前後勸示更加財損以送而鄙意則終有
難安意思望須十分商量毋致有紛紛也問目亦宜
卽復而春來連以孫兒輩痘患未能靜貼近復宿症
反復神思頓耗今始叅詳以副未知其如何也觀今
世士友莫不外馳仕宦財利之外又各分朋角立惟

事爭端不復知有講說義理一事今得左右消詳之
論令人刮目增氣甚善甚善鄙說如有未安不厭往
復以求至當是所望也函丈去就何以爲計 聖上
傾意勤召要與講學此又非責以職事之比何可必
辭今乃不然一任俗儒胡亂說去 聖學無由資益
宸衷無由開悟極可恨也第以此義稟議也

以四德言之仁義具於性者也以爲仁之道言之
克己復禮是下工夫者也何者禮是檢制身心底
物事克己復禮則心德全而仁可學矣張子教人
先學禮程子所謂制於外以養其中者皆此意也

蓋心德之全莫非天理而只言理則却空去了必
言禮有準則方可以勝私欲而心德復全矣此朱
子之初欲以理訓禮而後乃以禮字加密云者此
意耶愛詳之

夫子所謂文質彬彬者言其文質俱備也如不及
乎此則與其文有餘而質不足也不若質有餘而
文不足也蓋質者本也無其本則雖有文皆虛僞
也聖人論說就可論者言之文質俱無者不足論
也

以數幅染帕覆主櫝者古無可考恐是俗制爲承

耳者集
卷六
塵而傳襲者耶用之何妨
束茅用紅絲未詳其義此亦出於俗制而然耶所
謂陰陽相配者恐未然
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之二者不可缺矣然禮
壞樂崩千有餘載朱子講定儀禮又與蔡西山詳
論古樂而未聞有傳襲可據者况吾東文物未備
者乎此所以先覺詳於禮而忽於樂也然禮之用
和爲貴凡日月之間以禮敬爲主而使和樂底意
存乎其間互相爲用則樂亦在其中矣至若始作
翁如也云者只言其節奏之首尾而已安能以此

學得五音六律之次第哉

與崔汝和 錫鼎 ○壬戌

卽惟霜寒哀孝履支相瞻僚倍切頃者雖得進叙強
扶病狀不能留作穩欵極有餘悵鄙疏本想已覽過
不須更煩他眼還鴟是望愚蓋以爲今日國事如人
大病內自五臟六腑外至皮膚毛髮無不受病其奄
奄之勢正在朝夕豈尋常方藥所能治必須得用神
丹妙劑庶幾濟其一半所謂神丹非先王之法何可
擬也竊嘗聞之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
聞孟子曰有仁聲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

取者集 卷六
之政也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茲豈非
不易之定理治道之指南乎此愚之所以論治必以
先王爲法者也蓋其疏六條實遵依聖賢之言叅以
漢唐宋治世之良法所謂時務之急舉在其中非億
料粧撰也明矣惟其信之篤故敢效獻芹之誠耳其
行與否初何可固必也然人皆笑以己陳之芻狗若
使免此不過爲功利權數之歸豈範我驅馳之道哉
是以朱夫子嘗於疏中論之曰常談之中自有妙理
死法之中亦有活法正謂此也抑又聞之君臣之義
根於秉彝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仁者之心無物我

內外之限故自古聖賢汲汲以濟物爲心未有不屑
世務長往而不仕者無論孔孟轍環至若後世大賢
如周程張朱或筮仕從政決科行義或以側微勸人
主以王道以踈遠上封章以論治班班可見至如後
之爲士者一以不仕爲高緘默爲道因襲成風不知
過中然則聖賢許多所說修齊治平開物成務之道
只歸於弁髦而已烏得不爲一偏之歸乎此甚可歎
哀聰明稽古且留意理會道理故畧言及之不審以
爲如何如有消詳望須開示之濂病狀遇寒輒加方
辛苦度日憐悶奈何不宣

與崔汝和 甲子

卽惟令動止萬福區區馳僚昨承令復固已知其相契也家兒來傳令以爲僕當追陳所懷封進疏章而未能云云此固當初已領令意而鄙衷亦至今耿耿者也但其間畧有曲折辛酉封事實陳經濟之策而其後未聞一施行者如此而又有冒進於義未安故也今秋始得見備局回 啓則朝廷之獎許過實而條析舉行者亦不可謂全無以此言之殆無不言之理而恨得見之晚也此後則切擬因事盡言以答其當日 聖上之清問而地勢疎遠未可容易耳商量

回示如何

答俞晦伯 樞○甲子

伏惟卽日令候萬福仰僚倍切頃者幸蒙令旆枉顧而迫昏忽忽未得穩承清誨深可歎也封章事雖是草莽孤賤亦有秉衷之不泯者當此艱危繼以災異荐臻而適承 聖明求言之 旨故竊不自量只擬一進芹曝之誠耳至於成敗利害非所以計較者也芻狗之論固知其然矣但捨此掾子爲權數功利之歸豈成爲義理乎嘗聞朱子曰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亦有活法此不可不知也疏本使兒輩傳

取者集 卷六
納所謂六條者自謂並係時務之急若經覽則可知其如何如有悖理者一一回教切望區區抗拙未嘗有告語只是於令兄既不自外故畧復及之耳

答李復初

來全○乙丑

料表忽承情問披慰之至無以爲喻信後春生想惟侍學佳福馳僚尤切僕病情沉欲衰齒又添撫躬茫然而已曾蒙別紙俯詢汨於病冗經歲之後今始奉復頽廢可知令人愧懼第須逐段更加理會如有不合示破爲望此事最好熟講不容草草看過也不宜大學以明明德爲入道之門故序文先明仁義禮

智之性使人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而盡力於格致誠正之學中庸以允執厥中爲用功之方故序文先明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使人察夫人心道心之危微而用力焉此所主而言者不同也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雖俱是聖神而治教自堯舜始明其前則雖有治化而大畧未備如修道復性之教蓋未及耳

元士以我 朝官品言之則堂上正三品是已二品以上始爲大夫耳

論靜定安慮或人之說雖有近似而實不然雖牽

强湊合節目無甚分明矣

久當見之之見讀作現不然矣

滌其舊染之汙章句以爲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云云則指其心而言明矣更詳之

臣之於君雖以忠爲主論其事君至善之道則莫大於敬故以敬言之

正心誠意之說章句已詳言之玩索正意不爲疏家所亂則庶得之矣

忿懣以下四者上下字義輕重雖若如此不必大

段分解

治國章獨下先字未知其何意意者治平皆始於齊家故特下先字以別之歟

兩程論忠信處果有詳畧之不同而此章句意者依兩程所定故如此耶更詳之

墓祭芟除草棘云者只是從大綱說了不必如此分解

祭祖先時祝文禮無讀者則自讀或使之展于卓上至如子弟以讀父之名爲嫌者論常道也若父事祖先而無他子弟命之讀告則何可已也

取菴集 卷六
若並祭考妣則告辭末端書敢請顯考顯妣神主
出就正寢云云豈可不並告乎

果品性各不同如山果摘置屢日然後可食安可
不用乎

與尹子仁 拯○戊午

之濂頓首再拜仲冬錮陰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向者
惠書感慰交至第聞有遷次之擾殊以爲慮然吾人
隨處只宜任之而已奈何奈何前書論處世之道不
至深非其佗並荷不遺條析開示幸甚幸甚所諭向
來出處之義恐未然非是主於必出顧聖賢之旨不

啻昭晰故言不得不爾也恨從前所論猶未明白畧
復陳之按論語子路章夫子之意旣以不仕爲無義
而又舉長幼之節不可廢者以明君臣之義而至謂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又謂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朱子又申釋夫子之旨而首列人之大倫之
目其下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
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仕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
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不忘義以徇祿
也又考小註朱子說以爲去與就合不合之義惟是
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矣又以爲義合而從

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未嘗廢也詳玩首尾文意道可行然後仕乎道雖不行而義不可廢耶以仕與不仕為出處耶必仕然後可言其出處耶夫其義至大無間容息而其理至明如日月之昭揭無纖毫可疑者今乃謂此以聖人之用不可易學則不亦悖乎

或問於朱子曰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材可以救世而後可出其他何必出答曰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必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又告李敬子曰未知不仕之義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又曰老大有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至引魯南子為善學柳下惠之事則恐亦比擬非倫愚又明其不然也所謂聖

人作用非可易學者凡如見南子公山佛盼等事惟聖人之磨不磷涅不緇然後為可而自賢者以下不可幾及者正可以此率之

先儒於各章下表而論之以此也 若君臣父子天地之綱常民彝物則人性之固有者何可謂之未易學也蓋人倫有五而其理則同長幼之序朋友之倫亦不可一日而或廢况君臣之大義乎嘗觀朱子所論以為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是為天下之大戒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粟谷先生曰君臣之義

取者身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不能事君人倫之變也其旨
之深切著明爲如何哉曾見兄說身雖不仕而封章
辭免等事君臣之義亦可行云此只是已說聖賢何
嘗有這般言語乎然則區區之見終始膠守者不出
聖賢之訓而若兄與和叔所論却是常經之外未知
孰爲主張孰不爲主張乎雖然古今不仕者何限而
多出於賢者之過其高風峻節豈不尙已論以中行
之道則多未免爲一偏之歸今之所爭只此而已至
若時義則曾引朱子仕紹興事以明之以彼推此可
知其必然矣

朱子於出處大節
斟酌輕重至矣

蓋出處進退講之不

爲不審焉有徒主於出而不知變也惟是仕然後始
可議故耳又按論語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朱子釋之曰大故惡逆也又引李氏說曰皆君子之
事忠厚之至也朱子又曰朋友之不善者情義自是
當踈而但踈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所謂親
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此亦聖人無大
故則不棄之義也朱子又曰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
居其所關至重而人鮮知者又曰人之大倫其別
有五皆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必欲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

取者集 卷六
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而維持是理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不究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謂寒心也已矣其丁寧反復之意可謂至矣盡矣愚之所以引此蓋歎衰世友道之廢闕欲與朋友講此理而行之今乃謂聖人之用非可易學則尤非所敢聞也蓋聖賢所訓君臣朋友之義

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者不爲準則則是一種諧俗自便依違鶻圖之說似是而非者反爲之法乎若此言者聖賢千言萬語但爲紙上空言與自家身上了無交涉然則聖賢致知力行之學皆虛設矣如何如何愚不暇廣引請畧誦所聞左右者察之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顏子曰舜何人哉余何人哉有爲則是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是賊其

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朱子釋之曰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于彼
 矣朱子又曰學者有所聞便須行始得如得一片紙
 便求一片紙上道理行之可也朱子曰所云須如顏
 子方無一毫之非禮
 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
 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
 不可學他
 即大不可彼聖賢之言若是其嚴且切者非強其所
 未能故設此以激人也學者亦當以聖言為必可信
 以聖道為必可學不可以道體之高遠而少弛其勇
 往實踐之志庶免於退托反道之歸矣將此道理準

以來教之旨何一切相反也

鄙論君臣之說只引孔
子朱子之說而兄指以

為以出為主而病之朋友說亦以聖人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之意為斷而兄指以為以不絕為主而病之
果何所據而然耶必有
折衷之論切欲聞之所論不顧情勢所宜者尤未
 知何謂也蓋人情事勢雖有不得不顧者這箇才說
 着易為計較利害之私故君子之於行事惟當求合
 乎義理豈可求合乎情勢乎是以朱子一生苦心極
 力打破這愛惜人情四字屢言而不一言嘗曰吾人
 着箇道理二字便隨眾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
 處之安與否又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
 吾人分上只論得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

暇言也又曰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豈容復有顧慮也此其果合乎所謂人情否乎事勢否乎愚意吾儕講論要須大家商量尋箇是處惟恐其義之不明其言之不直尙何有回互掩遮以徇時俗乎若使吾道動合乎所謂人情事勢則以孔孟之力量何至終身不遇而到底遭了多少狼狽乎况如之濂狂愚之甚徒知務盡已分不識言觸忌諱馴致遭讒取辱至于今日而極矣然迂滯之見自信已篤不敢爲悔猶恨未盡彼此之情不審兄何以教之和叔淺深高下之云兄以爲有爲而言使我心釋而猶未敢

臆料未至必以爲然矣頃與和叔再得邂逅始知其所由果如兄說矣然後來所論蓋不以鄙說爲非往復二紙並呈幸覽其如何蓋此說之作固在於事前又何至於有所指擬只是和叔初不能無疑今乃釋然爲可笑也大抵講論道理當就事裏究極是非而已有所當責則當極意論之無有隱情爲快矣若外面宛轉含糊而裏面先着一疑字將無往而不爲疑矣此豈直信相與道理相資之本意乎如何如何

曰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回瞻

朱子曰

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此意偏勝便覺自家
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來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
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此亦不可不知也
和叔論著之富固非吾輩所及若一向以此爲務使
此心常放在文字上則於涵養工夫反有損矣朱子
於東萊已言之非愚之說也且其所著之書又有不
必汲汲者朱子於南軒亦嘗屢言之抑何妨歟若兄
徒崇其長惟恐有所箴規終是世俗氣味恐非朋友
直諒之義也所論道未嘗不在於日用事爲之間所
謂上達未嘗不具於下學之中者誠然矣然夫所謂

道固無所不在於日用之間所謂下學亦只在日用
動靜語默之間當其下學人事便上達天理是已以
兄之說則有若以所謂道所謂下學上達專在於講
究經書撰述文字之中然則多讀書善著述之人方
能知道而盡下學上達之方乎愚之所以每就言行
上欲理會事事者正恐爲空言無實矣聖賢說話固
無所不備故學者誠能講明體察推以廣之無所不
達則前言往行叅前倚衡日用之間無非發明聖賢
之道矣若無道以照而徒就言語上掠取近於己意
者以自助則反陷於偏私而不自知正如兄說矣甚

取者集 卷六
荷規矻之切敢不加省然若不於此一剔撥出來以極夫公私異同之趣而但禁不得稽古取法引往為證則是沮學者向道之志絕朋友講學之端其為弊孰甚焉引彼證此道乃始見故從古聖賢莫不如此况學者事不師古易為恣肆妄行之歸乎大抵此箇道理如布帛菽粟非是說出玄妙奇特渺茫難測而却不會細考先橫着一箇人我之見於己說未有經據無所摸捉便自為是於人說則灼有援引雖極分明便加揮斥又患其言之足妨吾說吹毛覓疵多方設遮如此只增私見豈有相益之理耶願兄更加虛心平氣脫然擺落習熟聞見之累又於

肚裏不知有李某之說而一意玩繹乎聖賢之言以審夫義理之所安則其於去就之間自有決矣所以不規庸陋究論及此者非強辨好勝以濟其私又非為必自為是以拒人言只盡瞽見所及以資高明之反覆而語不知裁其不以僭妄而黜之否嘗觀朱子於講論之間苟道之所係雖在父兄尊師不必深諱朱子不諱延平偏處又於伯恭兄弟屢言家學之非又以為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回互曲從這般處本為學者設今若謂聖賢之用非後學可學則不亦誤乎近來又有古今異宜之說此亦世俗苟且之論也蓋義理天下之至公惟講究是當初無彼此內外之間也雖於前輩猶尚如此

况在朋友之列乎然今則不然雖吾黨之士異同之

間易成嫌隙朱子與劉子澄書曰所喻子靜不至深

不知隙從何生學者若往往稍有怫言便公詆陰斥

如待仇敵無復忠愛之道禮遜之風義理不明習俗

蔽痼賢如吾兄絕意當世者猶且未免回護相詢不

欲為人盡言朱子曰伯恭在時其於朋友不肯復何

望其一言以正之哉栗谷先生曰為國而使士言遜

豈其理也哉世衰道微莫此為甚中行之士固難得矣喜

聞過之人亦所罕見極可傷歎愚竊以為吾輩今日

急務先須講此理除此病然後取友講習克已取善

以成厥德始可以言矣尊兄以為如何竊味前書之

旨既責其喜於論說使之反求而繼有勿慳開示之

教何首尾之若相戾哉然由前之說出於勉其務實

而由後之說又出於誠心求益則愚之罄竭不至為

大失言矣然至此而猶有未契者亦當各自勉力便

可付之忘言矣且念忝在下風之久而相住之遠未

嘗一得從容又且違阻德義十載于今矣此來準擬

必圖一會面討多少而殘病人事不能自力於信宿

之地前頭聚散又不可料不勝瞻望悵恨之至

頃與和叔晤言頗自言前後著述之多且言日有

文字之功故未暇於論說義理云而以弟長書太多引證太煩爲病余答以著書一事有益當世有補後學盡其勉之但目前當行義理姑置不論一向去文字上撰述則似乎緩本急末之弊矣長書之多引證之博非有意若此若不詳說義理不明故自不免其支蔓矣蓋雖歷舉聖賢言行引證明白猶不信及况無此則其有消詳相入之望乎此皆不得已也觀夫論孟朱書等千言萬語何莫非就日用人事上理會耶然則今日論著諸書與講明義理各是事業不可以此而妨彼只論是非而

已何言其書之多少乎渠頗以爲然而亦未知果能聽納否也和叔又以吾謗議之盛使之休罷講論又以爲古之處謗也自修無辨可矣今之處謗也恐及罪咎不可不辨此皆古人所不道者未知何故作此見識耶謾說及之切須勿入他眼也

與仲子華相

庚申

京報今見汝示又時因屯村畧聞矣書中所示趙郎官語何必言及君子惟爲其所當爲不慕乎外乃是本色不然所謂學乃僞也汝不須舉此等言告我也又切不可向人云云也朴泰殷若來見則往見謝之

一如前爲不可置毫髮形跡則自可消釋會聞閔
台言亦以此言之耳汝等服膺可也且又謗言云云
又何必傳說無形之言也切戒之可也

取菴集卷之六

